**圆桌派第二季第3集 恭维：夸人的智商和情商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**人物：窦文涛、马未都、陈晓卿、蒋方舟**

窦文涛：今天因为咱们这个《圆桌派》，晓卿老师跟这马爷还是初次相会是吗？

陈晓卿：对。

窦文涛：慕名已久。

马未都：第一次在节目上。

窦文涛：哎哟，你不知道上次这个晓卿，在我们这个第一季《圆周派》，那是这个点击最高的一集，你就说明这个人多么好吃，他讲得太好了，你知道那一集我天天挂我朋友圈里去，然后我就整天看他这朋友圈。

你看要不说，我说晓卿朋友圈也不光是吃的，我那天还看见他发一个朋友圈也挺逗的，当然咱就不说名了，就是说处理一个官员，这个官员呢贪赃枉法，但贪赃枉法，列出几大罪状，其中一个罪状给我看乐了，说这个官员这个叫什么，这个不守组织原则，任意提拔在朋友圈里给他点赞的干部，我说这都好使啊。

陈晓卿：我发了之后，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说，我现在就去点赞去，给领导点赞去。

窦文涛：你现在有的时候是另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在朋友圈里，咱们现在都没领导，在朋友圈里屏蔽领导吗，我们是屏蔽领导的，一般来说都是屏蔽领导的。

马未都：你不屏蔽，领导知道你在干吗呀，我没有朋友圈，因为我是领导了就没朋友圈，没人给我看。

陈晓卿：这个我是有经验的，我有一次也是遇到了一个还很严厉的领导，他问我说，哎呀，我们俩加个微信吧，我说怎么了，他说他们都说你朋友圈特别好玩，我说好，我等一下马上就去你办公室，我现在先上个洗手间，我就用另外一个手机注册了一个朋友圈。

窦文涛：利用撒尿的空。

陈晓卿：对，然后一年多的时间，那个朋友圈就他一个人。

窦文涛：你单为他一个人广播一些。

陈晓卿：对，真的，现在这个都，两个朋友圈都用上了，因为我一个朋友圈已经满了就不够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出来没有，他就是深通这个。

蒋方舟：那看的内容有什么不一样呢。

陈晓卿：就是发节目预告。

蒋方舟：显得工作很勤奋是吗？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晓卿老师现在可以回答很多年轻网友的问题，比方说我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很多人，年轻人就问怎么能让领导对我有好印象，或者说说的再难听点，就是说今天的小孩是不是不太会拍马屁。

陈晓卿：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地方也有关系，就是比如说公司可能就会好一点，大家的关系就可能要淡一些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注意他刚才说的一个吗，那天来我们聊这个，就是说拍马屁，我要说，我说这东西其实是属于一种落后的东西，就是属于低效社会的东西，你知道我现在包括你像跟一些互联网企业打交道，我就发现他这种拍马屁的这种文化行不通了，因为都是绩效管理，就是这经理说我下个月我必须达到多少业绩，你的这个绩效把你逼的，你连拍马屁的空都没有，你完不成就末位淘汰了。

马未都：对啊，刚才你说的那个事是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引起领导的注意，第二个才是拍马屁，拍马屁不一定能引起领导的注意，引起领导注意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。

窦文涛：你教教我。

马未都：就是你承担你可能承担不起的责任，比如这个事很难，谁去，你敢第一个站起来，领导一定对你有印象，对不对？我们工作当中。

窦文涛：第一个站起来，第一个折了。

马未都：折不怕，折不怕，你努力了，而且你折的有道理是可以的，碰钉子怕什么呀？

我儿子出国的时候我告诉他，人生你一个人走出国，没有人陪着你，你唯一一条就是你脸皮得厚，你不脸皮厚你就是等死，对不对？你撑死了是不成啊，你让人家挖苦两句，人关上门不理你，你再出来呗，他也没把你关屋里不让你走，对不对？

窦文涛：方舟，你求人脸皮薄吗？

蒋方舟：我其实就是。

马未都：她脸皮不薄。

蒋方舟：我脸皮特别厚。

马未都：她脸皮不薄。

窦文涛：你怎么知道她脸皮。

马未都：她采访过我。

窦文涛：你就是采访，你就发现她不要脸了。

马未都：那不是，不是，她是这样，你像我们这种人，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跟人，就是什么人我都能打交道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你才是阿庆，你就是阿庆，所以碰见阿庆嫂。

马未都：对，这个但是你要在今天社会中后，你比如我现在我从来不求人，我现在不求人，但我没有这个交换条件的时候，我必须求人，我有交换条件，我倒反而不能求人，就很难张这个嘴，因为我有交换条件，明白吧，我求你就很难了。

窦文涛：你现在不用，不是，咱们都有资源。

马未都：对，是这意思。

窦文涛：咱们现在讲资源置换。

马未都：我如果什么都没有，我上来就说，比如说我跟你认识，我就说文涛老师，我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事，也许你那天一高兴，也许那天正好你插一空，你说行，我帮你这忙吧也备不住，对不对？

蒋方舟：我是，对，我采访过马老师，但是我脸皮厚，主要体现在不怕尴尬，就是我记得我当时那同一个系列还采访杨丽萍老师。

窦文涛：舞蹈家。

蒋方舟：对，然后我就问她什么问题吧，就比如说你的怎么经营的你的舞团，她就是说是这个都是自然交给我的，大地、水和空气，就是我就没法接，但是我也不怕尴尬，我就哦，就漫长的沉默。

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脸皮厚，但我其实确实觉得，我一直从小到大特别害怕陷入到求人的这个境地里，所以我就能做的事情非常的少，我就是之前聊到那个什么基因嘛，我后来发现这也可能跟那个基因也有关系，我姥姥就是得了腰椎间盘突出，然后她害怕这个拖累人，然后就吞农药自杀了。

她就是害怕那个连累别人，或者害怕给别人造成负担，我觉得我也是，所以特别避免求人，但是脸皮厚。

马未都：你这个，你刚才说的求人是两个前置，一个前置是为自己求人，一个前置是为其他求人。

蒋方舟：对。

马未都：为其他跟为自己完全是两回事，我从来不为自己的事去求人，因为那是工作的事啊，你又想让领导注意你，那我告诉你绝对比拍马屁强，我从来没拍过领导马屁，但是领导对我特好，因为你犯不着拍，真的。

窦文涛：结果最后领导拍你马屁是吗，单位得有事求你。

马未都：领导就是拍我马屁。

窦文涛：怎么说？

马未都：你比如说我在出版社那个年月，八十年代三十多年前全出版社，社长和总编辑出差是坐飞机的，剩下人都是坐火车，本人出差坐飞机，那引起众怒，那时候觉得坐飞机是个不得了的待遇，但我这飞机不白坐。

窦文涛：你给单位挣钱。

马未都：对，对呀，领导就是说你把钱拿来，你坐火箭都可以，对不对？领导是看这个效益的。

陈晓卿：你们单位管理不严。

窦文涛：晓卿你有经验，我感觉你很受领导赏识，对，他有作品呐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

陈晓卿：我是比较乖，我是比较乖我不闹事。

马未都：别这个，你不能给人一个错误的信号，你乖在领导面前没有用的，你一定是能干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知道就是好比说，就是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人，我曾经就是说，我后来认识到你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了，比如说我老是跟人说，我说这主要是你个人的能力，你工作做出成绩来，这是第一位的。

现在这个单位，领导也不是傻子，你送礼也不好使了，你能干出活来才行，但是后来他们跟我说，说文涛老师你想不到，你说你干这个活，实际上是你身边有这个制片人，你知道这个制片人他要跟多少个部门打交道，他要跟广告商、跟技术部门、跟方方面面，他说你以为这些不讲情商吗？

你能做成任何一个事儿，他要是平常处不好这个关系，任何一个角落伸出一只手来就能把你捏死，所以你这里边看不到有些，我就发现有些天生善于协调的人，我觉得很佩服这种人，就是好家伙，就是他方方面面，就是这个就是会处的特别好。

陈晓卿：但是在团队里边，可能肯定是两种人都需要，也需要这种高情商的，也需要特别低情商但是有创造力的。

窦文涛：你属于哪种？

陈晓卿：我是属于那个情商没有。

马未都：二者兼有。

陈晓卿：我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创造力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你有一绝招啊，你给领导安排一顿吃的，这个就。

陈晓卿：这个还真没有，这个还真没有，我的领导到退休了说，我有句话我跟你没有说过，我当你这么长时间领导，你吃了这么多好吃的地方，从来没带过我，我在任上的时候也不好意思说，我说行，我给你安排一顿，保证让你吃的特别开心的，结果发现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吃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陈晓卿：就是因为。

窦文涛：领导拒绝腐蚀永不沾。

陈晓卿：不是不是，因为人跟人的口味的差异，其实是蛮大的。

窦文涛：方舟你，咱不说对领导，有的时候感觉跟领导拍马屁搞好关系，这好像有功利的色彩。你觉得这个讨好人开心吗？

蒋方舟：开心，我有两个就是不能算绝招吧，就是给新手也可以学的入门级的讨好，我觉得还挺有用的，一个是因为我之前在日本，就跟日本人学的，对方说什么，你其实也不觉得有怎么样，然后就陷入了沉思，你知道吗，就是因为大部分人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回应，又怕说错了，你就表示在思考。

窦文涛：这是智商的不好的人的好情商。

蒋方舟：还有一个我觉得挺管用的，无论跟谁说，对方都觉得就是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懂他的人，这个就是要配合表情。

窦文涛：举例说明怎么能让别人觉得你懂。

蒋方舟：就是只要说这句话，我觉得对方肯定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他的人，当然要配合表情。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说自己孤独的人很多，但是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孤独吧。

窦文涛：是，这是，对。

陈晓卿：杀伤力太大了。

蒋方舟：所有人都觉得哎呀就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，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零基础。

陈晓卿：这个是星象学和算命的夹在这儿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看我为什么问的这个问题，就是我感觉啊，就是说我从拍马屁出身对吧？就是说好像呢，我觉得拍马屁它是一种修行。

马未都：不是什么拍马屁出身，我觉得听着怎么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您听我说，我这话说得有点快，就是说早年间我是个脸特别冷的人，就是面瘫一样，就是见面对人就没有笑容，所以很多人觉得我这个好像看表面不好接近，我觉得这个挺不好，对吧。当然有时候求人点事，求人的时候反倒不会拍，就说不出来，但是呢，我倒是后来发现呢，你看我交往的朋友啊，往往都是像马爷这样，就是岁数大一些的人。

后来我就发现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有时候就跟我这个老哥哥讲，我说怎么咱们这帮人在一块都互相吹捧啊，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，他说因为我们都岁数大了，就是成熟了大家。所以呢就是互相间讲的都是好话，我觉得我一开头可能有点违心，觉得见人面，就是逮人家好，但是你知道，当你在拍别人的时候，这个外在的行为也在慢慢改变你的习惯。

陈晓卿：这是人类的天性。

窦文涛：你最后熟极而流了之后，我就说你真的成了一个什么人呢，眼里非常敏感，一见这个人就看到别人的好，晓卿最近瘦了，甚至我看不到晓卿的不好，这是菩萨的境界。

就是现在对我来说像条件反射一样，一见一个人，你要让我挑他缺点，我反而得想一想，但是呢先是看到别人好，只见到别人的好，实现了内在的蜕化。

陈晓卿：我觉得你这个可能心态还是比较老，我太年轻了。方舟知道我们那个圈子，是以相互这个挖苦为荣，还有包括刚见面的朋友，经常有来吃顿饭说，我犯了什么错误，为什么要跟你们吃饭，半道走了，这种情况都有。

比如说饭局上最多的说的是星座，说你金牛座，好啊，贪财好色不要脸。你是双鱼啊，双鱼好，双鱼人渣星座，人渣里的战斗渣嘛，就是别的星座是以德服人，你们是以缺德服人的。

蒋方舟：白羊座长个脑袋就是为了显高。

陈晓卿：对，白羊座你就应该找一个天蝎座的生一个羊蝎子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所以我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朋友了。

蒋方舟：您还是年轻人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这是另一路是吗？这是另一路，马爷他们当年是属于夸人能夸趴下的那一路。

马未都：对，不是人的本质上是愿意听好话的，你再怎么说忠言逆耳，谁听逆耳的都不是很舒服，除非特别理智的人。那时候我们因为作家都是这样，因为我那时候当编剧接触都是作家，作家都是心里比较孤傲的，大部分作家瞧人家都不如自个儿，对吧？

窦文涛：诶，这正常。

马未都：这正常吧，但太不正常了，因为一堆作家都在一块，要怎么办呢？就互相恭维、挖坑，我原来说过，刘震云最会挖坑，挖王朔的坑，王老师小说写得非常的不错，王朔说不行，写不好，写不好写不好，过去了，每天吃中饭，因为吃饭都在那时候做笔会嘛，都在那个食堂里吃，那时候食堂也没说，像现在都是摆上席，就是一人一份端在一起。

第二天同样的话还说，说王老师确实我觉得你小说写的好，王朔说真的写得不好。第三天还是这样的夸，王老师我是真心的话，你的小说写得是真好。

陈晓卿：刘老师还有一个绝招，他先说小刘我觉得你写的真好。

马未都：这太虚伪了，那是他后来学的。

窦文涛：把自己名字说出来。

马未都：然后王朔第三天就是说，我是觉得我小说写得不错。你知道，我在桌子上呢，刘震云就当场就把脸翻过来对我说，说一般人最多就扛住三天，然后王朔就扛住第三天，对吧，让人恭维的。

这个朋友之间开玩笑了，但这种恭维呢，有一定很恶俗，后来这个恶俗变成一个社会风潮，就是互相之间称老师。

窦文涛：对啊，现在不就这样吗。

马未都：现在谁见谁都是老师，我现在特别不习惯一个什么小女孩过来以后说这是什么老师，这怎么全是老师。

它从这个社会这种普及上讲，中国的所有的称谓都世俗化，就越来越恶俗。我特别不喜欢，人家随便叫我什么我都不在意，叫我老师就老师，其实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张先生、李先生，这样就已经变成一个尊称了，叫老师干吗，老师一定是我要教给你什么，有人没法教给你东西。

窦文涛：您说这个就是说，就是说拍马屁，这拍马屁这个词儿从哪儿来的？那天我研究了一下，从这个元朝，蒙古族征服了这片土地，然后呢就说这个蒙古族人当时就划分嘛，这他蒙古人是第一等的人，北方汉人才算第三等，南方汉人。

陈晓卿：色目人。

窦文涛：对，到第四等了，所以呢就要讨好蒙古人，蒙古人之间呢，他们是马上民族，蒙古人之间表达互相尊重的一个方式，就是互相拍拍对方的马屁股，就表示尊敬，或者说蒙古人有这习惯，见着你骑着马就拍这马屁股，夸夸你的马，就表示是在夸你这个人。

然后呢，就为奴的这个汉人，他想讨好蒙古人，就到处不管你骑的是好马坏马、是马是驴，就啪啪啪就拍，所以据说拍马屁这个词是从这么来的。

我就从这个词源这儿讲，它其实跟某种人格上的这种自低和这种奴才相有点关系，为什么。外国人的社交也很讲究互相赞美，但是呢，我老有一个印象就是他们那个互相赞美啊，是梗着脖子的，他是感觉是气宇轩昂的，晓卿（陈晓卿：礼貌的），对，很有风度，为什么我自己老觉得你看我这个脊椎骨，我老觉得着，你看我头就往前，我老觉得我。

你看我这侧面，我就发现我脊梁骨早就弯了，是多少年，我觉得是不是这个，我自己这么理解。

陈晓卿：这个啊，真的是动物的天性。

窦文涛：都动物了。

陈晓卿：对，谁威严谁有权力，那他就会，他是个本能，这个有一个例证是这个人类学家发现的，就是不管你是亲生的孩子还是不是亲生的孩，包括收养的孩子，他会慢慢的长得像这家的男主人，这是进化来的，就是他会努力的，这是在动物界。

窦文涛：内模仿。

陈晓卿：从来你如果是，你是一个斑点狗，你在我们家突然，我们家是一个这个比如说黄狗，那你就会受排斥，它就会努力的往黄狗的方向去长，它不会被咬死，就是这个是长期的人类的进化。

窦文涛：是，而且你就是他讲这个，你要注意到人的这个内化，就我刚才说的，你别以为拍马屁是虚伪的，拍马屁也变化了你的内心。

蒋方舟：我也见过就是这个领导写字，然后写毛笔字写的特别差，那毛笔还把纸给戳破了，然后秘书说太好了，力透纸背，就是完全是下意识的，他不是思索的，他就是完全下意识，而且真的觉得好。

窦文涛：它是真的了，你像你会不会，李莲英我是相信他对慈禧太后有感情。

马未都：那当然，他那个事无巨细的那种伺候，跟这个我们现在这种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。

陈晓卿：那是真奴才。

马未都：他是主仆关系，而且按照旧文化当中呢，它有一套完整的奴仆文化，我们现在这个文化是丢失的，没有，中国第一没有种姓制度吧，不像印度，印度社会治理比我们容易的多的多，它本身就分四层，咱是摊大饼，永远是一层，城市也是一层，说北京城市交通就是摊大饼，一环、二环、三环、四环，那就套着，所以非常难治理。

中国人的这种没有任何人觉得自己是在社会层面中低下来，大家都有一个态度，他们还基本上没有，我们都有，叫当家做主人，我生下来就告诉我当家做主人，（做）仆人又没有技巧，没有啊，所以不会，我真的是不会拍马屁，没有拍过。

而且我一开始特别不适应，说那肉麻的话，我觉得那都不是人说的话，他怎么能说呀，他就能说，而且呢那些官员就能欣然接受，我说的都是挺大的官，但是现在都被处理了，对吧？那别人就这么说话，我觉得这话太虚伪了，我认为这种拍马屁的话很虚伪，但他们不会觉得虚伪，很习惯。

陈晓卿：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等级制度，其实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，它的存在是合理的，它也导致了过去的，比方说餐厅，最简单的就是餐厅，餐厅过去的这个跑堂的，服务员和客人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，您是来给我送钱的，就是他会发自内心的来给你做服务，但是解放以后这个关系就（马未都：没了），就是当家做主了，所以才会有北京80年代还有餐厅贴着绝不无故殴打顾客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有这事。

陈晓卿：就是这就让这个行业就很难生存下去，但是呢，到了现在就是这个又开始，就是城乡的差别，从农村招来服务员，他拿了一个薪水到这儿，他知道做什么，做各种各样的培训，礼仪的各种各样的培训，还有地方特色的一些培训。

比如说我去过一家山东的馆子，那里边他就给我，我只去吃过一次饭，她就给我发了短信，我是您的专属服务员，您下次来再订餐什么的，就找我就行了，我后来发现这女孩就特别特别热情。

窦文涛：漂亮吗。

陈晓卿：也挺漂亮的。

蒋方舟：是哪种，是喊你哥的那种？

陈晓卿：对，哥，哥你在这个什么什么，今天什么最新鲜，什么。

窦文涛：咱家今天买了什么。

陈晓卿：对。

窦文涛：全是这个。

陈晓卿：北方人不见外，但是我就是后来我就没法去那餐馆，就不管我带女同事也好，这个带女朋友也好，带侄女也好，只要去。

蒋方舟：就喊嫂子吗。

陈晓卿：对。

陈晓卿：她都会说，这位不是嫂子嘛，她就没记性。

马未都：对。

陈晓卿：她只有一个那个服务共性。

窦文涛：今天是哪个嫂子？

马未都：不是，过去解放前，这个就是餐饮业其实是晚清以后才开始逐渐发达的，在这个大都会里，北京，它门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就叫瞭高的，它实际上是叫瞭高，就是瞭，看远处瞭望。一看，窦老板来了，就远远地就看见你了。他问题是这个瞭高的，他不是巧舌如簧，他也不是这个情商有多高，情商肯定要高，他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叫记忆力，你只要来过一次，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，因为什么原因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今天比如你来说，窦老板，孙子快过满月了吧。你上次是为这事来的，满月我给你办席，招呼一声就得，他都会有，他不会说您领一新女朋友说这回跟上回不是一人。他肯定不能这么说话，他特别会说话，而且那个话一定是恰如其分的，达到那个标准，比你低半格，他不给你低好几格你难过，他低半格，你是主人，他是仆人。

这瞭高的过去挣钱特别多，有记忆力，记忆力是可以赚钱的，因为他记性好。那很多人说，其实人家共拢就去三回，说那餐厅我熟，我老去吃饭，其实那过去在餐厅吃饭是不得了的事。是不是，带着客人一去，您看窦老板来了，又来了。这你听着就高兴嘛，别人说丫老去那儿吃饭，有钱哪。他给你所有的语言的位置，都特别好，这个是一定是他们得有情商。

陈晓卿：这就是高级马屁。

马未都：看不出来，你看出来就不叫马屁。

蒋方舟：我觉得跟年纪有关系，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好像不太会。

窦文涛：甚至是独生子女，所以我就觉得高级拍马屁还真的是说用到今天社会上讲，他们有时候说它也是正能量的，就说明你心里有别人，而且真的他们就是说蠢在哪儿都没戏，聪明用在拍马屁上。我曾经见过我们那儿一个经理啊，我们去跟那个石家庄市政府的吃饭，我当时印象很深，我觉得真是特异功能，就是这样的人呢没有理由不受欢迎的。

多少米一个长桌双方会谈，一个长桌啊，然后递名片，然后对方那个市领导讲话，然后到我方讲话。他这一站起来，就是说尊敬的某某某市长，某某某书记，某某某什么，几十个名字。

陈晓卿：这种人我也见过。

窦文涛：就炸了，现场，哗给他热烈鼓掌，就等于这看这名片，就所以这东西真是得智商。

陈晓卿：过目不忘，见到这个人就不会忘。

马未都：你知道拍马屁是这样，拍马屁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文化，你比如说我不喜欢拍马屁，我还不喜欢别人给我拍，谁一拍我马上就知道，他有的不是，我见过极限拍马屁，就是这老板大，大老板，在榜上啊，福布斯什么都有名的，然后他约我去，约我去呢，我去到他那个宾馆大堂等着他，是他的宾馆大堂，结果呢他去健身去了，他马上给我发一个对不起，我健身马上就回来，你在大堂等我会儿，我在大堂等了五分钟，他进来了，进来以后呢，穿一身运动装，披一大衣，一进门一看，马老师来了，然后咵肩膀一抖，那大衣后面啪就有人接。

窦文涛：我怎么想起周星驰的电影。

马未都：绝对比电影精彩，咵一抖，啪就有人接着，要不看后头，要我要抖，我得看哥们儿接着没有，那抖地上不丢人吗，然后啪，就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啪，手这么一姿势，那哥们儿叭大雪茄腾就捅着指头上。

蒋方舟：练过的。

马未都：吸两口，跟我说着话，跟我说什么呢？

陈晓卿：太崇敬这个人了。

马未都：完全电影镜头。

窦文涛：这彩排过呀，这得。

马未都：是，说这个健身，中国人都是瞎健身，瞎练，我请的美国教练，吸一口啪一伸，后面的人啪就把烟拿走了，就是他手这么一呆，那烟就被另外一个，啪啪啪啪一挑，腾又塞上。

那天把我给闹的呀，我都快笑喷了，他不知道我笑什么，就是他所有的动作都是跟排练的一样，那个人就得全神贯注的拍着马屁，要不然这手一弄，你得知道，好，我还想吸一口，你给我拿走了不成，他就知道哗哗哗多两下，全都会。

然后一直那电梯都是专用的，大堂的电梯就空着有一部，那人全扒在那儿等着，进去上去了以后，上去又喝茶干什么，所有的动作完全是就是严丝合缝，有节奏的，这种拍马屁整个这个过程，我是很服气，我回去试了试大衣，没那么容易抖下去，你这个抖大衣是用肩膀这个劲，你抖不好的，抖不下去，你瞎晃悠半天，大衣还在身上呢，你知道吗？

窦文涛：他这种就是享受。

马未都：享受，他享受这个过程。

窦文涛：你说他是关心真假吗？他可能他就喜欢这个派吗？

马未都：对。

陈晓卿：但是如果防也不一定能防得住，刚才马老师讲的故事嘛，其实在美食圈里面最大的一个腕儿就是袁枚了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陈晓卿：写《随园食单》的，他去南方当官的时候，给他老师来告别，老师说你准备了什么东西，我准备了100顶高帽，说这个不好，说现在这个世道谁不爱戴个高帽呢，说听两句好听的话，然后说有几个能像老师您的，出门的时候跟书童说，这只剩99顶了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这袁枚我那天想，我说这东西真是个高智商的活，因为就是说明知道领导不是傻子，明知道你拍马屁，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被你的才所惊艳了，你比如说他们讲这个纪晓岚，说这个乾隆就五十。

陈晓卿：那就更多了。

窦文涛：我也五十了，五十大寿，说纪晓岚写一对联，说脱口而出，纪晓岚叫皇图四万里，就是说满清的这个版图纵横四万里，皇图四万里，叫伊古以来，从未有这个一朝一统四万里。

然后圣寿五十年，自前兹后还有9950年，你看一万年，四万里，就是说你明知道他是拍，可是水平太高了。

马未都：就这些再经过后代的文人演绎，就这种字对多了，一个比一个牛，就是要拍到恰到好处。

窦文涛：马爷，你刚才说的这也是一个问题，我怎么觉得就是说，不是，我可能也是吹牛，我老觉得别人要是夸我呀，我害臊。

这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乡土的自卑感，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要一起吃饭，别人要提到说，我经常看你主持的节目，我好像本能的喜欢把话岔开，但是有些人很享受，怎么我好像觉得就是觉得很不好意思。那是属于受不起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这个都是一样的，我也不太愿意谈自个儿的节目，你有时候好不容易在一块，你谈我那个，因为咱们知道这节目里有各种问题，你心里很清楚，哪次谈话好，哪次不好，人家跟你说这个，其实这属于专业问题，这还不属于拍马屁，这属于一个话题。

没有，就是我，要不然我跟你窦文涛我好不容易坐在一块，我怎么说呀，我平时隔着那一屏幕看见的。这回我逮一个什么什么话题，是吧？就千万别错了，你这说不错，为什么？你的节目比较独特，你这个人这个也独特，所以说不错，有的演员是说错的，说了半天最后说的是另外一个演员，你知道吗？

净这个，所以我现在碰到女演员，有时候那个女演员说马老师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说记得，说你真记得，我其实一点都不记得了，因为女演员特别不容易分辨。

陈晓卿：对。

马未都：你要一瞎说肯定就错了，就好人当不成了。

蒋方舟：我也有过。

陈晓卿：脸盲症肯定是拍马屁的这个。

马未都：这个大忌。

蒋方舟：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颁奖，跟那个焦晃老师，然后我这个在台上直播，我说我特别喜欢您演的那个雍正。

马未都：怎么说，那不是他演的。

蒋方舟：他演的是什么呀，我又忘了。

马未都：他演的是康熙吧。

蒋方舟：对，他说我演的是康熙，就特别尴尬，我也经常遇到人说，这个方舟老师又能打假，又能写作，都不错。

窦文涛：他说方舟子呢，是吧。

蒋方舟：又能打假，又能写作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，你一说这个我想起仨，你看最近朋友圈发那个张学友演唱会这个吗？张学友演唱会不知道在哪儿，张学友在这扭呢，你听旁边那观众刘德华，这是一个；

还有一个我是在上海听说的，说那个吴大维，吴大维在上海不是开酒嘛，然后也是有一个小女孩，她一进那个酒吧门，小女孩就上去，吴孟达；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马未都：对对对，这是经常的，所以对演员来说，你不是真熟的时候，尽量就说不错什么，就别直呼其名，也别跟他谈作品，非常容易出错。那不是黄渤自个儿就讲吗，人家说了半天，最后你给我签个名吧，他中间可能在话题转换中认为他是王宝强，他被迫就签成王宝强。

陈晓卿：这是真事。

马未都：是吧。

陈晓卿：就是柴静在机场被拦住了，然后说鲁豫老师，我太喜欢你的节目，然后柴老师给人签了个鲁豫。

窦文涛：我有一次跟那个，就是在飞机上正好看见姜昆老师，正好坐，我们俩挺有缘，坐一块聊了一路，结果到后来看了一个人，先跟我打招呼，这倒没认错，窦老师我经常看你的《锵锵三人行》，马季老师您也来了，姜昆很幽默说，马季老师经常坐飞机的。所以这个还是这个拍马屁的这个艺术真是需要，都不是。

马未都：首先要真诚，真诚的拍马屁。

蒋方舟：所以孤独这个我就是还是，我说这个孤独特别好，是因为你说孤独，所有人都觉得你说的特别。

陈晓卿：格比较高。

蒋方舟：对，格比较高，这个不会错的，但我也确实挺讨厌人给我拍马屁，我连新书发布会我都不愿意找嘉宾，我每次都觉得像追悼会一样。

陈晓卿：我以为你嫌弃我呢。

陈晓卿：但是大家一通夸，不觉得特别像这个遗体告别吗，所以我连找这个嘉宾来夸我，我都不愿意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到底，拍马屁最后要达到真善美的境界，是吗？

来来来，咱们互拍一把。

马未都：你们节目真的是好。

窦文涛：您那纪录片哪，我一直珍藏好几版。

蒋方舟：你是真孤独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真孤独。你（蒋方舟）最孤独。

陈晓卿：你们全家都孤独。

END